

书写母亲与自我救赎的象形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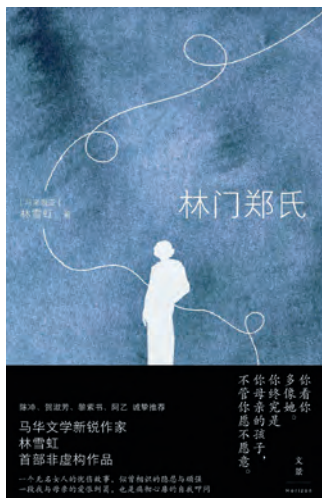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，一点点见证至亲的离世，就是一场漫长的缓刑。

□ 撰稿 | 谈炯程

“在她死后，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原来她的生活是这样子的。”马来西亚作家林雪虹在她的首部非虚构作品《林门郑氏》中写道。这部以母亲逝世为叙事原点的书，无疑会让人联想起保罗·奥斯特的《孤独及其所创造的》。同样面对至亲的离去，同样以这一人生中的决定性事件开始回顾过往，同样从逝者身上照见自我，证实无论出走到何处，亲情总在我们身上埋伏下藕断丝连的坚韧。

《林门郑氏》这本小书，讲述的是一位无名女性的故事。她出生在距今并不算遥远的过去，受时代所限，未能接受教育。孕育她的那个世界，那个男女之间尚不平等的世界，被她携带到了当下。于是，我们从作为子辈的叙述者眼里，看到她的迟缓、笨拙与不合时宜，看到她被艰难生活塑造出的节俭，看到她略带迷信的慈善之心，看到她身边的人，如同不系之舟般离开她这座避风港。

母亲的生活是一桩悲剧，不是古希腊式的宿命悲剧，不是莎士比亚式的性格悲剧，而是一位家庭女性缓慢步入日常的泥泞之中的人生悲剧：嗜赌如命的丈夫、贫穷的生活、日复一日的劳作。她曾想过逃离，但每次离家出走的尝试都止步于家附近的公交车站，她毕竟不是生活在易卜生的家庭剧里，而易卜生也没有回答，娜拉走后该怎么办。



《林门郑氏》
[马来西亚]林雪虹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

书讯

《纸路： 植物学家的中国西南探险》

从18世纪起，来自中国西南和岭南地区的植物种子、标本和花卉，经由传教士、探险者和植物学家之手，远渡重洋，流向欧洲。

傅礼士和洛克是这一博物学事业晚期最富成果的植物学家。从1906年到1950年，他们在中国西南的考察横跨了20世纪前半期。一些无名的植物学家同样参与了这段历史。他们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帝国的知识档案中。为傅礼士和洛克采集植物、制作标本和撰写报告的，是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两代纳西人。是他们，构筑了植物分类学的末端。

逃离与回归的螺旋，构成林雪虹此书最主要的叙事轴线。母亲临终时所在的医院，正是女儿出生的地方。一个生命在此诞生，另一个生命在此终结。林雪虹偏爱在这看似恣肆的随笔中，设下如此精巧的对称，以形成相双线交织的叙事结构。

与母亲的悲剧相称的，是女儿的自我救赎。借着文字的翅膀，女儿一直漂向海的另一面，在亦是异国，亦是故土的中国定居，在熟悉而陌生的母语里扎根。靠着经营一家小裁缝店安身立命的母亲，却没有如此的幸运。我们甚至很少听到她的声音，而《林门郑氏》却是要把发声的权利，还给她。经由一系列冷静克制的白描，我们听到一个患病女人的独白，是女儿？还是母亲？此刻，谁在说话依然不再重要，母亲与女儿合二为一，共同经历这一场疾病的考验。

或许，一点点见证至亲的离世，就是一场漫长的缓刑。死亡啃咬着她，剥去她的未来及现在，让她只剩下少许被铭刻在一张斑驳发黄相片里的记忆。

常常，我们收拾旧日的遗物，拂去其中尘埃，它们不会变得崭新，而是带着记忆的渍，涌入我们的现在：这便是我们的来处，于林雪虹，是遥远湿润的南洋祖国中，一个寻常的下午，母亲在她的生字本上，写下繁体的“鱼”字。

“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象形文字。”她写道。🐟